

# 高情感价值的手工编织艺术

李胜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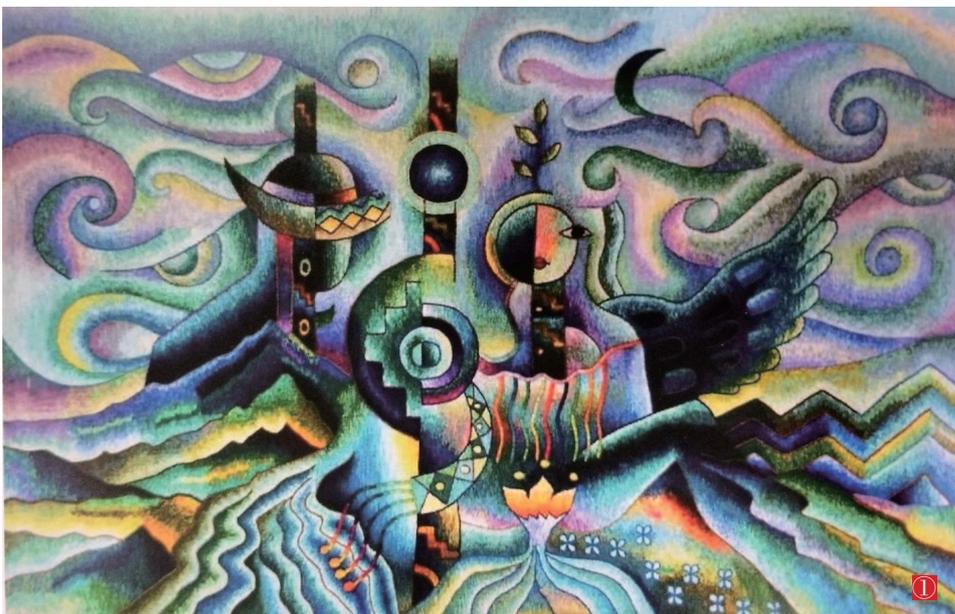


图1 《新月之谜》[秘鲁]Constantino Laura Taboada

图2 《那些日子》[荷兰]Anna Astapova

图3 《金山的舞者》[中]庄子平

图4 《欢乐小屋》[格鲁吉亚]Manana Dzidzikashvili

图5 《井》[匈牙利]Eleonora Pasqualetti

图6 《闪烁的我和你》[英]Jo Hamilton

手工技艺曾是作为生活生产的技术手段而存在，强调手对世界的触摸、感知和改造，与人类的造物史有直接关系，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在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心、手”相传中，手工技艺不断发展创新，铸就成的手工文化像一条神圣的链条，把过去的时代与现在联结在一起，让技艺与艺术紧紧咬合在一起。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手艺是实在的，手工文化的传承超越于个体的生命，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自然向人的转化。

纤维编织曾经是一门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技艺，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到了中世纪，人们织成的壁毯则成了人类生活与生命的载体。今天，在习惯于用手指敲击键盘的科技时代，手工性在艺术创作中仍是发人深醒的。

通过艺术家阿巴康诺维兹的艺术，包括她的代表作品《红色阿巴康》《橙色阿巴康》以及后期一系列立体作品中，更使我们关注到手工性的回归。这里所说的手工性，特指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手工”所具有的一系列属性，强调手对世界的触摸和感知，是人们认识世界并通过身体接触物的再创造。阿巴康诺维兹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反思——最重要的，是人的体验。艺术家对自然的愉悦观照和对生命孕育崇敬之情，显示了创造中的惊喜和虔诚，通过手与麻之间的种种可能性，手工艺在此处与人的精神和情感表达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任何机器与高科技都替代不了的。

让我们追忆遥远的年代，彩陶和编织的年代，每一件纤维编织制品都凝聚着人类个体性的艺术创作与独特的传统文

化特质。纤维编织不仅将人的审美、需求、造物与生活方式相联，更寄托着情感的投入与生命的关照，是手的艺术，更是生命的艺术。如范景中教授所说，纤维艺术创作中强调手工性的回归，其实是在向一个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的古老传统致敬。

当代纤维艺术家们正在以自己的创作行为及方式向伟大的手工文化致敬，抚摸一件件纤维艺术品，其材料或丝或棉或麻；其工艺或编或织或绣或染……大家相信：没有哪一种材料能像纤维这样兼具生命特性和人文蕴涵；没有哪一种工艺能像编结这样既古老又现代。纤维艺术以自身特有的工艺语言述说着手工的温度与温情，凸显自身的当代文化立场和独特价值优势。手工艺回归生活，正是回归人的个性创造的当代体现，足以促进这一艺术形式长远持续地发展。对于

手工文化，林乐成教授认为：“手工技艺的人文底蕴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激励，正在纤维艺术之类的当代艺术领域促成一种超越性的思想认识，并通过不断升温的创作实践指向意义更加深刻的社会实践——以手工艺的高情感价值弥补高科技情境中的人性失落，恢复文明结构的合理性，维护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纤维艺术家们在编织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一种意志，是耐心、专注、严谨、敬业、坚持的“工匠精神”，这是一种依靠言传身教的精神，很难用文字记录。回望基维教授、琼·舒尔茨女士等纤维艺术大师，他们毕生挚爱纤维编织事业，并亲力亲为，追求每个细节的完美与极致，一丝不苟地面对织机一针一线地编织。寂静的工作室似乎只能听到梭子荡来荡去的轻微声音，听到艺术家不停止

追求进步的心声。他们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每年也许只有少量的几幅作品问世，这决定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并不是很富裕，然而他们依旧投入满腔热情、倾注全部心血，无怨无悔地坚守着这份事业，享受着纤维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编织着自己的世界。

正如这些艺术家们所说的，“我们就是匠人”，是严谨的工匠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纤维人奋斗在“经与纬”的空间中，探索着手工编织的奥秘与无限可能。在此引用洛格皮乌斯在《包豪斯宣言》中的话：“建筑师们、画家们、雕塑家们，我们必须回到工艺！因为没有所谓的‘职业艺术’。艺术家和工匠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艺术家们是高层次的工匠。”

（作者为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